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乱世红尘孽爱悲情小说

史上最珍贵之丝绸揭秘

可媲美《胭脂扣》的 又一粤地女子风情录

香云纱

一位倾国倾城的女人，一段陈塘喜接的岁月，一个孽爱悲情的故事。
一束流光溢彩的香纱，一场永载史册的时尚，一张无法破译的秘方。
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，乱世更乱，红尘愈悲，
更引发了二十一世纪初，香云纱时尚席卷全球之狂潮。

香纱乱

艾蓝著

一位倾国倾城的女人，一段陈塘青楼岁月，一个孽爱悲情故事。一束流光溢彩的香纱，一场永载史册的时尚，一张无法破译的秘方。

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起云涌，乱世更乱，红尘愈悲；更引发了二十世纪初，香云纱时尚席卷全球之狂潮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香纱乱 / 艾蓝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7.1

ISBN 978-7-219-05821-3

I. 香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08057 号

监 制: 江 淳 彭庆国

策 划: 耿 帅

责任编辑: 杨 冰 郑 洁

封面设计: 伯爵文化

版式设计: 谭 宇

摄 影: 孙立人 Bigblue

模 特: Cocoj

服装赞助: 深圳市香云莎服饰有限公司

香 纱 乱
XIANGSHA LUAN

作 者 艾 蓝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
邮 编 530028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990mm 1/16

印 张 16

字 数 17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3 月 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19-05821-3/I·964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人们对**香云纱**的那段美丽的记忆，

亦慢慢被尘封起来，

就如那个曾经披着**香纱**的
红尘女子的动人**故事**……



当美人爱上香纱，
会有怎样的爱恨情仇？
又会有哪般的地老天荒？

人物简介

月眉——第一女主角。陈塘“春梦”花筵酒家的红牌阿姑，杨子良的三姨太。五岁被卖到青楼，十四岁出台，琴棋书画样样皆能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香云纱时尚风云的引领者，历经种种苦难，为了不让日本人夺得香云纱秘方而以身相护，香消河湾。

阿云——第二女主角。春姑太的嗣女，月眉患难与共的金兰姐妹。爱上约翰，却最终逃不脱自梳的宿命，孤苦一生。

杨子良——第一男主角。几个时期广州特别市党部长官，实为国民党派来打入广州内部的将领，月眉的丈夫。与月眉真心相爱，多次救月眉脱离危难。

刘大阔——第二男主角。发乱世财的商人，后投于日本人手下卖命。痴迷于月眉的才情，为得到月眉不折手段，此人是一步步把月眉推下深渊的罪魁祸首。

何仙姑——“春梦”花筵酒家当家，“妓界变革”的成功之士。在红尘里打滚了半辈子，最终却死在老情人手里，又一个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女人。

陈伯坤——广州本地富绅，何仙姑的温心老契。

春姑太——李阿贵的大女儿，阿云的养母。

丹姑太——李阿贵的小女儿。

燕姨——阿春的表妹，约翰的母亲。

约翰——燕姨的儿子，与阿云相爱。

叶振华——李阿贵的徒弟，丹姑太等了二十多年的人。

李阿坚——阿云的哥哥，富隆晒蓆厂的工人。

芳姑——何仙姑的贴身侍候，春姑太的同乡姐妹。

玉珠师太——白衣庵的庵主。

李阿贵——富隆丝厂的东家，香云纱秘方的研制者。

引 秘方之灾 /1

一只巨大无比的猪笼，一上一下地在水里颠簸沉浮，似有人在里面挣扎扑腾，原来是个年轻女子。猪笼渐渐沉下水去，岸边一个青春貌美的女子眉头一紧，几欲喊出声来，而她身边的那对白发夫妇早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。

第一章 花筵酒家 /5

太多的东西从她的脑子里流逝掉，毕竟1918年她才五岁。只记得妈妈脸上流着的泪水，弟弟嘶哑的哭喊，还有就是那流也流不尽的江水。甚至于，她连自己的姓氏都忘了。李姓还是王姓，或是刘姓？终究是忘了，只记得妈妈一直喊她“阿月”。

第二章 通厅大宴 /11

月眉羞涩一笑，脸上的脂粉显得更红艳了，只是心里却轻松不起来。这几年，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，确切地说是这一夜。不慌张，不害怕，不逃避，因为知道终究要到来。到了将近的这一刻，她心里只有一丝担心，担心今夜，担心明天，担心以后。只是作为她这般女子，一个即将在红尘里打滚的女子，戏才刚刚开幕。

第三章 初识香纱 /21

她转了几圈，左顾右盼，实在是爱极了这身打扮，感觉比平日里穿惯的那些绫罗绸缎要顺眼舒服得多。衣服剪裁正合身，显出她修长的身段，且随意大方。

第四章 街头巧遇 /35

走小路到街尾的那间药店要穿过一条又小又长的巷子。那里有高高的青砖墙、层层青石板，还有一小撮一小撮长在墙缝及石板缝里的青苔。阿云踢着小石子，清脆的撞击声在巷子里回响。

不知为何，阿云突然停了下来，四周静得有些可怕。她慢慢转身，确实，有一个人站在她身后——还是江边那个男子，拿着那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对着她。

第五章 初显才艺 /45

乌黑油亮的纯色把雪白的肌肤衬托得白净透红；竖领把脖子轻轻围住，但在脖子下镂空，露出漂亮的锁骨，柔媚却高贵；盘扣是用银丝绣的蝴蝶，精巧而灵动；下摆开到时兴位置偏上一点，性感而不过分；裙摆处用银丝线配上细碎的花边点缀。阿云帮燕姨把头发盘起，配上银色的发簪，美极了。

第六章 巧解旧怨 /55

丹姑太走进最西边的那间屋子。这是她以前的闺房，东西都没变，亦没有过多的尘土，仿佛房间的主人二十年来一直未曾离开，只是面前这梳妆镜中的人儿，怎么一晃眼就已韶华不再？她看着自己被岁月与风霜雕琢过的脸，眼睛渐渐迷蒙起来，透过镜子仿佛又看见了曾经的过往云烟……

第七章 舞会皇后 /69

旋律悠扬而舒缓，抒情中有些许的浪漫与哀怒气息，月眉的动作亦如流水般顺畅，像云霞般光辉，潇洒自如，典雅大方，渐渐又随着旋律如波浪般接连起伏，接着不断地潇洒旋转，直转到心跳加速娇喘微微。想必那男子亦是舞场高手，一路旋转下来，竟给她极好的配合，把她舞得如银蛇翻腾，至极至美。

第八章 祸起尘缘 /79

阿云禁不住翘嘴一笑，然后继续听约翰给她讲述一个来自异国的庄园爱情故事。慢慢地，她跌入了幻想中。她想象着自己就是那个聪敏自尊、待字闺中的伊丽莎白小姐，在浪漫的舞会上与达西相遇，噢，她才不会用冷脸面对达西，她才不会一次又一次地拒绝达西的求婚，要不，第一次先拒绝试探一下他的真心，只是第二次绝对是不可以再拒绝的，她怎么忍心……

第九章 突降大难 /93

月眉换了件稍薄的黑绒旗袍，侍候梳洗的小丫头刚拿起梳子，她便觉得有些不劲，似乎这一身黑有些邪气。她叫小丫头去拿那件粉色绣有桃花的长袖旗袍，准备换上冲冲邪，却听楼下传来一声恐慌的号叫：“要出人命啦！”是芳姑的声音，接着是一阵桌椅翻倒的响声。

月眉猛地站起来，披头散发跑到门外的栏杆处，只见大厅里站满了穿着制服的士兵，手里拿着的枪都上了尖尖的刺刀，闪着阴森森的寒光。

第十章 逃出牢笼 /101

而今夜的雨，仿佛十岁那年的雨般冰冷无情。不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但刺痛了她的心，更洗刷着她的血。她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冷得打了个激灵，哆嗦着移动了一下手脚。身边，一摊血水早已化开为淡淡的红色，仿佛在告诉她：这是真的，你受伤了，被人扔出来了，像狗一样被扔在泥泞的街边。

第十一章 红颜薄命 /115

春姑太看着渐渐下沉的猪笼，想起阿云平日里的孝顺与乖巧，心如刀割般痛。

“死佬一群，人就要淹死了，还不赶快下去救！”一个声音仿佛从天而降，提醒了那些麻木的看客，春姑太亦壮了胆，推了一把身旁哭红了眼的阿坚，“快下去捞阿云上来！”阿坚早有救人之心，先前怕触犯族规连累家人，此时被春姑太一推，再也顾不得许多，一个鱼跃跳了下去。

第十二章 香纱改造 /127

月眉轻轻捧着，生怕弄痛了它们。当河泥遇到丝绸，会有怎样的爱恨情仇呢？河泥覆盖住丝绸，泥中的铁离子立即与薯蓣汁中的鞣酸充分反应，生成黑蓝色的鞣酸亚铁——它们经过种种历练，最终谱成的是一段地老天荒的经典情怀，经由世间的红尘儿女代代吟咏与传承。

第十三章 身陷尼庵 /141

烛火之下，月眉只见到寒光闪闪，是一把细长的剃刀，刀刃锋利无比。她睁大眼睛恐慌地望着玉珠师太，只见玉珠师太脸部肌肉微微颤动，阴阴一笑，似乎能听到从喉咙里发出沉闷的“哼”的一声，“月眉小姐，欢迎你入我佛门！”手一挥，刀动发落……

第十四章 庵堂斗智 /151

只见那人走进门来，正是刘大阔。他穿一套深色西服，戴一顶黑色宽边帽，腰围看起来似乎胖了一圈。刘大阔进了门来正迎上月眉惊愕的目光，看到那双依然俊秀的眼睛里有着惊奇、疑惑，更多的是愤怒，不过这一身师姑打扮让她更加飘逸秀美。

第十五章 美满姻缘 /167

月眉在白衣庵女尼的众目睽睽之下大方地走出这座“佛门牢狱”，外面的空气如此清新，景致如此动人，连街上的行人都觉得是亲切的——真有种重返人间的感觉。

第十六章 新仇旧恨 /179

月眉头发散乱，面如白纸。她紧紧捂住肚子，痛苦地咬住嘴唇，她想叫，却又叫不出，终于“啊”地发出一声呻吟——一股鲜红的血从两腿之间汩汩流出……

第十七章 乱世浮萍 /193

“你走！我再也不想看到你！”

“月眉……”

“你走吧，我会跟着刘爷好好过，幸福地……”她笑，嘴角微微扬起，把所有的苦楚收敛，“刘爷说得没错，你是个军人，你的责任还没有完成，别在这里白白送了性命……”

第十八章 秘方重现 /209

“阿丹，那条鸡心项链呢？”叶振华拉开她的手，急切地问。

“鸡心项链？”丹姑太一愣，“振华……”

“就是我以前给你的那条鸡心项链啊，里面有贵叔研制成的香云纱秘方，我叫你好好保管的，你快想想放在哪里了。”他握住她的手，捏得她生疼。

第十九章 香消玉殒 /221

她朝叶振华身上用力撞去。叶振华没有料到她会来这么一招，一个重心不稳，两人一起跌进河里。河面溅起大大的水花，湍急的河水一卷，两人霎时没了踪影……

第二十章 昔人旧影 /241

墙边，是一排石瓦房。他正寻思着哪间才是阿云住的房子，突然听到有人问：“你找谁啊？”是个瘦小精干的老太婆，看似五六十岁的模样。

“阿云！”他叫道。

后记 再掀时尚 /245

人们对香云纱的那段美丽的记忆，亦慢慢被尘封起来，就如那个曾经披着香纱的红尘女子的动人故事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在坊间已少见传言。只有月亮河里的那湾春水，还记着她美丽的容颜，日日夜夜仍在轻轻吟唱，吟唱那首动人的曲子，吟唱那个感人的故事……



引 秘方之灾



1913年的顺德沙头村，日正当头，太阳火辣辣地烤晒着大地，一群粗布短衫的男女村民站在月亮河岸边，个个目光鄙夷。一只巨大无比的猪笼，一上一下地在水里颠簸沉浮，似有人在里面挣扎扑腾，原来是个年轻女子。猪笼渐渐沉下水去，岸边一个青春貌美的女子眉头一紧，几欲喊出声来，而她身边的那对白发夫妇早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。

“扑通！”一个矫健的身影落入水中激起一片水花，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。他用劲把猪笼拉上岸，救出了里面的人。

“贵叔、贵婶，求你们放过阿丹！”他双膝着地，朝白发夫妇跪下。

“阿春，是我负了你，与阿丹无关，要处罚就处罚我吧，求你放了她！”他又望向旁边的女子。

“哇！”阿丹一口水吐出，醒过来。

“叶振华你好大胆，竟然敢破坏李家族规，别以为你不是李家后人就拿你没办法！等处置了阿丹再来收拾你！来人，再把阿丹推下水！”一个师爷模样的中年人喝道。

“慢着！”阿春猛地挡在他们面前，“我们家的事还够不着动用族规，我们自己解决即可！”

“什么？你竟然如此放肆！”

“阿春！”“春姐！”振华和阿丹惊叫。

“你们快走！”阿春心一横。“有多远就走多远，永远不要再回来！”她看着振华，“我恨你！”又看着阿丹，“我也恨你！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们！你们快走吧！”她闭上眼，却仍止不住泪如雨下。

“春姐！”阿丹泣不成声，随即又跪在白发夫妇面前，“爸、妈，女儿不孝！”

“你给我滚！我从来没有生过你这个女儿！”

“丹，你走吧，妈也管不住你了……”

“贵叔，振华对不住你……”

“滚！”

“贵叔，你放心，我叶振华一定会严守你的教训！”

阿丹和振华双双给二老深深磕了三个响头，然后相互搀扶着向村口走去。

“破祖宗规矩的，你们还是头一个！阿贵，你自己看怎么向列祖列宗交

代吧，哼！”师爷一拂袖，带众人离去。

出到村口，振华拿出一条鸡心项链，“阿丹，这条项链你要好好收藏，里面是贵叔传授给我的香云纱秘方，这是你们李家的东西，我原封不动归还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满足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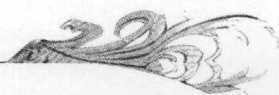
当晚，阿春一个人去了月亮河边的那间姑婆屋，在静静的夜色里挽起了青丝，穿起了黑纱绸……



“去离人众带，解鞋一答我。”！啊，罗升
 ，难办我还要将脸更靠近，找阿”，按更心叔亲一出章半群，口吐喷出
 口饭不挂煎焦，西求能凉李口粉最友，衣厨也云香韵舞坐舞台对真景面里
 ”。丁虽斯转开，这一套动作都要只，五
 丁就舞里会游的舞袖开，是要回张的出阿亮且丁去人个一香阿，剑当
 ……刚也黑了法穿，丝青



香^纱乱



整个广东的河流不知是不是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，千万条细小的不知名溪流把东江、西江、珠江等几个水系连接起来，再汇合而成珠江，而她就是被船从偏远的粤西带到了省会——广州。

太多的东西从她的脑子里流逝掉，毕竟1918年她才五岁。只记得妈妈脸上流着的泪水，弟弟嘶哑的哭喊，还有就是那流也流不尽的江水。甚至于，她连自己的姓氏都忘了。李姓还是王姓，或是刘姓？终究是忘了，只记得妈妈一直喊她“阿月”。

她被船带进了一个很热闹的地方，然后上岸，坐车，再然后进了江里的一艘大船。那是一座大如楼房的船，里面有很多穿着漂亮衣服把脸抹得像登台唱戏一般又白又红的女人。

她被带到一个满身绫罗绸缎的女人跟前。那女人把烟枪从嘴边拿开，用细嫩的手抬起她的下颌，左看右看，说了句：“眼大嘴小，长得倒还白嫩。”再叫她在原地转了两圈，然后“当啷”一声把一串铜钱扔在带她来的那人面前的桌子上，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。她知道，那是自己的身价，她被卖给了眼前的这个女人。

“有名字吗？”女人问。

她耷拉着脑袋，不敢抬头，小声道：“阿月。”

“阿月？”女人把她的小脑袋支起来，看到了圆溜溜的黑眼睛，还有淡淡的眉毛，“眉毛倒是像弯初一的娥眉月，就叫月眉吧。”她看到女人笑了，露出白而好看的牙齿。

月眉。她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名字了。不知为何，她很喜欢这个听起来很斯文的名字——眉弯如月，美极了。

买下月眉的女人叫何仙姑，曾是谷埠有名的红牌阿姑，“合昌”和“琼花”两个大寨为其展开过争夺战，最后“合昌”抢得何仙姑，生意红得冒火。何仙姑在风月场闯荡多年，与广州各大官坤多多少少都沾有些风流韵事，为她撑腰的人不计其数，颇有呼风唤雨的架势。“合昌”老板年老后便把大寨卖与何仙姑，归乡享福去了。何仙姑仗着一些老情人的扶持，倒也把寨子经营得如火如荼，把“合昌”的牌子延续了下去。

“合昌”里的大小事务都是由何仙姑一手掌管，她早已不出来接客，但对于那些老情人老客户当然还得过过场做做戏。不过，随着她年纪渐大，无

论是“合昌”还是她自己，都已是江河日下，今非昔比。这风月欢场里吃的是青春饭，熬干了青春，也就丢了饭碗，这点何仙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

“他老母的，老娘的身子骨是越来越不禁用了……”一日傍晚送完一个富商，何仙姑就倒在榻上哼起来。她下体血流不止已经一个多月，似乎要把人流干了，脂粉下的脸色如白纸般苍白。“他老母的臭男人，还让人活命不……真不知上辈子造的什么孽要今世还，干的这劳什子的行当……”她还想骂，却是骂不动了。月眉早已灌了热水袋过来，塞进何仙姑手里让她敷在肚子上，然后又用温水洗了毛巾，擦拭她额上的汗。

“这妹子手脚还算麻利。”何仙姑缓过劲后，看着月眉忙碌的身影心里不觉一阵舒坦。

月眉进她门里已经八个春秋了，除了今日，她没少受何仙姑的白眼。何仙姑本想带出个“红牌阿姑”，算是自己的弟子，让“合昌”再旺一旺，后来才发觉如意算盘打错了。月眉年龄太小，等来等去总感觉望不到她长大的边儿，自己眼看着已是黄花日渐飘摇，她却还是棵未开苞的苗苗；再加上这孩子脾气犟得像牛一样，总和自己对着干，实在难以调教，后来便当粗重丫头使唤了。

今日这么斜眼一瞧，倒觉得月眉挺入她的眼了。虽说是十二三岁的年纪，模样已经长开，杏眼樱唇，特别是一双淡如弯月的眉毛惹人怜爱，个子高挑，衣裳下面已微微耸起发育起来的乳房。

“月眉，每日有没有坚持练功啊？”何仙姑问。

“每日都练，不敢偷懒。”月眉跪在榻前给她捶腿。

妓院里有严格的规矩，无论是新老妓女，每日要早起练功，有专门的人按照专业水准教习她们“弹、唱、靚”。这不仅是自身的修养，还是吃饭的本钱。

何仙姑听她这么说，心里欣慰不少，觉得自己的一片苦心终究没算白费。看来再过个一两年，月眉也可以端得上台了。如此一想，她不禁笑意上

